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征榷考二

鹽鐵 礬

齊管子曰海王之國海王者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王音於况反謹正鹽筴正稅也音征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

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歷也歷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三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觔十二兩十九銖二絫為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分强半强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升加半合為强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强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十

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鹽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稅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人籍錢三十九千萬人為錢二萬萬矣以此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十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馬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

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輂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大車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强强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强而取

之五六為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强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售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糴於吾國為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糶之釜以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相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

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為我用也又曰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泲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反煮水為鹽煮海水正音征而積之十月始征至於正月成三萬鍾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宫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下令託以農事處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本國自無鹽遠饋而食無鹽則腫守圉之國圉與禦同古通用用鹽獨甚桓

公乃使糶之得成金萬斤

按周禮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在於征榷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少女所食論鐵則雖一鍼一刀所用皆欲計之苛碎甚矣故其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養利也隘其利途故

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又曰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於上也其意不過欲巧為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既以此相桓公霸諸侯而齊世守其法故晏子曰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

入從其政偪介之闗暴征其私布常無藝徵斂無度葢極言其苛如此然則桑孔之為有自來矣

漢高祖接秦之敝量利禄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自為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秦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

按史既言高祖省賦而復言鹽鐵之賦仍秦者葢當時封國至多山澤之利在諸侯王國者皆循秦

法取之以自豐非縣官經費所椎也

孝惠高后時吴有豫章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

班固賛曰吴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以使其衆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葢防此矣

武帝元狩四年置鹽鐵官

元狩中兵連不解縣官大空富商大賈冶鑄鬻鹽財

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五年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雇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盆煮鹽盆也）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

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孔僅使天下鑄作器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既充滿益廣卜式為御史大夫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鹽味苦器脆惡賈貴强令民買之乃因孔僅言事上不說先公曰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說以蓋其私

也管仲之鹽鐵其大法稅之而已鹽雖官嘗自煮之以權時取利亦非久行鐵則官未嘗冶鑄也與孔桑之法異矣

元封元年因桑弘羊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所在縣

鹽官凡二十八郡

河東安邑　太原晉陽　南郡巫　鉅鹿堂陽　勃海章武

千乘 琅琊海曲長廣 會稽海鹽 犍為南安 蜀臨邛 益州連然 巴朐䏰 安定三水 北地弋居 上郡獨樂 西河富昌 朔方沃壄 五原成宜 鴈門樓煩沃陽有長丞 漁陽泉州 隴西 遼西海陽 遼東 南海番禺 蒼梧高要 東平 北海 東萊曲城㡉東牟當利陽樂

鐵官凡四十郡

京兆鄭 左馮翊夏陽 右扶風雍漆 弘農宜陽澠池 太原大陵 河東安邑絳縣皮氏平陽 河內隆慮 河南 潁川陽城

汝南西平 南陽宛 廬江晥 山陽 沛沛 魏郡武安 常山都鄉 千乘郡千乘 齊臨淄 東萊東牟 東海下邳朐 濟南東平陵歷城 泰山嬴 臨淮鹽瀆堂邑 桂陽 漢中沔陽 犍為武陽南安 蜀臨邛 琅琊 漁陽漁陽 右北平夕陽 遼東平郭 隴西 膠東郁秩 魯 楚彭城 廣陵 中山北平 東平 城陽莒 涿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

大害法至死有詔下終軍問狀軍詰偃膠東南近琅琊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重問之一）偃已前三奏無詔（不報聽也）不惟所為不許（惟思也）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之所必誅也偃矯制顓行

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上善其請奏可

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毋得與天下爭利視以儉勤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

弘羊言往者豪强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煮鹽一家聚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

家人有寶器尚猶柙而藏之況天地之山澤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人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人贍窮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强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强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文學曰庶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是以王者不蓄

下藏於民遠爭利務民之義利散而人怨止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治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治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不在朐邴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之則豪人擅其用而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也鐵器者農之死士也死士用則

仇讎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給人用給則富國而教之以禮禮行則道有讓而人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士乃不同剛柔異氣巨小之用倨勾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闢草萊不闢則人困之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強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

百姓軍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蓄積以備乏絶所給甚衆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所出於人間而為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况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

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七𠯈反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猥以鹽鐵為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酒關内鐵奏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

宣帝地節四年詔鹽民之食而賈咸貴其減天下鹽賈

元帝初元五年罷鹽鐵官

永光二年復鹽鐵官

成帝綏和二年賜丞相翟方進策曰百僚用度各有數君增益鹽鐵更變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云云方進自殺

東海郡有鹽官鐵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本注曰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皷鑄

明帝時官自鬻鹽

時穀貴縣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言鹽食之急雖貴

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詔諸尚書通議朱暉等言鹽利歸官則人貧怨非明主所宜行帝卒以林言為然

永平十五年復置涿郡故安鐵官

肅宗建初中議復鹽鐵官鄭衆諫以為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

按鹽鐵官顯宗已嘗置矣今言復豈中間嘗罷邪

和帝即位罷鹽鐵禁

詔曰昔孝武皇帝致誅胡越故榷收鹽鐵之利以奉

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煑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其申勑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行德化布告天下使明朕意

獻帝建安初置使者監賣鹽

時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

皆企顧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為鹽者國家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實關中遠者聞之必競還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隷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

後秦主姚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木皆有賦羣臣咸諫以為天殖品物以養羣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

者皆豪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何不可遂行之
陳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
國用不足奏立煑海鹽稅遂從之
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先是
罷之而人有富強者專擅其食貧弱者不能資益延興
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即位
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
　侍御史中尉甄琛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

為之厲禁葢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民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羣生而權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葢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録尚書彭城王勰曰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寛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税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資天地之産惠天地

之民鹽池之禁為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為供大官之用宜如舊魏主卒從琛議

致堂胡氏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寳之害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税則政平而害息矣

魏自弛鹽禁之後官雖無榷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

近池之人又輒障吝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請依先朝禁之為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一百五十二幽州置竈一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後周文帝覇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煑海以

成之二曰鹽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岀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監鹽每池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

按東南之鹽煑海而已西北之鹽則所出不一而名亦各異南史張暢傳魏太武至瓜洲餉武陵王以九種鹽曰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駮鹽臭鹽馬齒

鹽四種並不中食是也

隋文帝開皇三年先是尚依周末之弊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至是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

唐肅宗即位時兩京陷没民物耗弊天下用度不足於是吴鹽蜀麻銅冶皆有税市輕貨繇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

唐貞元元年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開拓疏決水道置為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左拾遺劉彤請檢校

海內鹽鐵之利從之

形上表曰臣聞漢孝武為政廐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實百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人盛事也臣實為當今宜之夫煮海為鹽採

山鑄鐵伐木為室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債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蠲調斂重傜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講乎然臣願陛下詔鹽鐵木等官各收其利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貸之令蠲窮獨之傜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降服堯湯水旱無足虞也奉天適變惟在陛下行之上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

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戸部侍郎强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校海内鹽鐵之課至十年八月十日敕諸川所造鹽鐵每年合有官課比令使人勾當除此更無别求在外不細委知如聞稱有侵尅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檢校依令式收税如有落帳欺没仍委按察糺覺奏聞其姜師度除蒲州鹽池以外自餘處更不須巡檢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隷度支蒲州安邑解縣

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窑池細項池靈州有温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田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嶲州井各一果閬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卭眉嘉有井十三劒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綿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劒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横野

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為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滄海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法及琦為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

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利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暵旱則土溜墳乃隨時為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廪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

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兖鄆鄭滑捕私鹽者姦盜為之衰息然諸道加榷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歷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為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為錢三百七十江淮豪

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既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佶為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瑇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户冒法私鬻不絶巡捕之卒遍於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既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寖又貴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糶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

江淮鹽價每斗爲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百增雲安渙陽塗滄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每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於私室而國用耗屈榷鹽法大壞多爲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爲使以鹽利皆爲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

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貳皆御史鹽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

元和中皇甫鎛奏應管煎鹽戶及鹽商并諸監院停塲官吏所由等前後制敕除兩税外不許差役追擾今請更有違越者縣令奏聞貶黜刺史罰俸再罰奏取旨施行從之

貞元二十一年停鹽鐵使月進舊鹽鐵錢總悉入正庫以助給費而主非務者稍以時市珍玩時新物充進獻

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給入益少

及貞元末逐月有獻謂之月進及是而罷

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鎛加劒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鎛奏論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覊縻而已至皇甫鎛又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犯禁歲多

元和十三年鹽鐵使程异奏應諸州府先請置茶鹽店收稅伏准今年正月赦文諸州府因用兵以來或慮有權置職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禁一切禁斷者伏以榷稅茶鹽本資財賦贍濟軍鎮蓋是從權兵罷自合便停事久實為重斂其諸道先所置店及收諸色錢物等雖非擅加且異常制伏請准赦文勒停從之

按皇甫鎛程异皆聚歛小人元和十三年則憲宗

平淮西之後浸以驕侈二人以進羨餘有寵為相之時也然鏄加鹽估峻榷法靡所不至而异能上此奏猶為彼善於此史稱异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退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觀此奏亦其一節也

穆宗時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乃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法敝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詰之

以為不可遂不行

愈奏畧謂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可以獲利一倍臣以為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糴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賣利不關已罪則加身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則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欲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有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

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乎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四民僧道并兼游手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為此數色人等官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則是天

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時奉天鹵池生水栢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𪉟鹵文宗時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開成末詔私鹽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宣宗即位茶鹽之法益密糶鹽少私盜多者謫觀察判官不計十犯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弘止以兩池鹽法㡬遣巡院官司空輿更立新法其課倍入遷榷鹽使以壕籬者

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與鬻鹻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户盜糶二石皆死是時江吳羣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塲鋪堰埭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嘗更兩畿輔望縣令者為監院官户部侍郎裴休為鹽鐵使上鹽法八事其法皆施行兩池榷課大增其後兵遍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為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

千車中官田令孜募新軍五十四都餫轉不足仍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為再出然而卒不能奪

後唐同光三年敕魏府每年所徵隨絲鹽錢每兩與減放五文逐年俵賣蠶鹽食鹽大鹽甜次冷鹽每斗與減五十欒鹽與減三十

天成元年敕諸州府百姓合散蠶鹽二月内一度俵散依夏税限納錢

晉天福元年敕京洛管內所配人戶食鹽起來年每斗放減十文

七年宣旨下三司應有往來鹽貨悉稅之過每斤七文住稅每斤十文其諸道應有保屬州府鹽務並令省司差人勾當

先是諸州府除俵散蠶鹽徵錢外每年末鹽界分場務約糶錢一十七萬貫有餘言事者稱雖得此錢百姓多犯鹽法請將上件食鹽錢於諸道州府計戶每

户一貫至二百為五等配之然後任人逐便與販既不虧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場務且仍舊俄而鹽貨頓賤去出鹽遠處州縣每斤不過二十掌事者又稱騾改其法奏請重置税焉蓋欲絶興販歸利於官場院糶鹽雖多人户鹽錢又不放免民甚苦之

按鹽之為利自齊管仲發之後之為國者權利日至其初也奪竈户之利而官自煮之甚則奪商販之利而官自賣之然官賣未必能周徧而細民之

食鹽者不能皆與官交易則課利反虧於商稅於是立為蠶鹽食鹽等名分貧富五等之户而俵散抑配之蓋唐張平叔所獻官自賣鹽之策而昌黎公所以駁議之者其慮已畧及此矣迨其極獘也則官復取鹽自賣之别取其錢而人户所納鹽錢遂同常賦無名之横歛永不可除矣當時江南亦配鹽於民而徵米在後鹽不給而徵米如故其獘歷三百年而未除宇縣分割國自為政而苛歛如

出一轍異哉

周廣順二年勅令慶州榷鹽務今後每青鹽一石依舊抽稅錢八百八十五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錢五百八十五陌鹽五升此外不得别有邀求

青白鹽池在鹽州北唐朝元管四池曰烏池白池瓦窑池細項池今出稅置吏唯有青白二池

勅諸色犯鹽麴五斤以上並重杖處死以下科斷有差刮鹻煎錬私鹽所犯一斤以上斷死以下科斷有差

人户所請蠶鹽祇得將歸裛蠒供食不得博易貨賣違者照私鹽科斷　州城縣鎮郭下人户係屋税合請鹽者若是州府並於城内請給若是外縣鎮郭下人户亦許將鹽歸家供食仰本縣預取逐户合請鹽數目攢定文帳部領人户請給勒本處官吏及所在場務同點檢入城若縣鎮郭下人户城外别有莊田亦仰本縣預先分擘開坐勿令一處分給供使

三年勅諸州府并外縣鎮城内其居人屋税鹽今後不

俵其鹽錢亦不徵納所有鄉村人户合請蠶鹽所在州城縣鎮嚴切檢校不得放入城門

顯德元年上謂侍臣曰朕覽食末鹽州郡犯私鹽多於顆鹽界分蓋卑濕之地易為刮鹽煎造豈惟違我榷法兼又汚我好鹽況末鹽煎鍊搬運費用倍於顆鹽今宜分割十餘州令食顆鹽不唯輦運省力兼亦少人犯禁自是曹宋已西十餘州皆食顆鹽（種者曰顆鹽出解州煮者曰末鹽出頻海）

三年勑漳河已北州府管界元是官場糶鹽今後除城

郭草市內仍舊禁法其鄉村並不許鹽貨通商逐處有鹹鹵之城一任人戶煎鍊興販則不得踰越漳河入不通商界

五年旣取江北諸州唐主奉表入貢因白帝以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鹽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當别有處分乃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士卒稍稍歸之

宋朝之制顆鹽出解州安邑解縣兩池以戶民為畦夫

悉蠲其他役每歲自三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罷官廩給之安邑池每戶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席至道二年兩池得鹽三十七萬三千五百四十五席席一百一十六斤半此其最多之數也大中祥符九年四月陜西轉運張象中言兩池見貯鹽三千二百七十六卷計三億八千八百八十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八斤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十貫慮尚有遺利望行條約上曰地財之阜此亦至矣若過求增羨慮有時而闕不可許也

募兵百人目為護寶都以廵邏之以給本州及三京京東之齊兖曹濮單鄆州廣濟軍京西之滑鄭陳頴汝許

孟州陜西之河中府陜虢州慶成軍河東之晉絳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懷州及澶州諸縣之在南河者鄆齊宿州舊食末鹽建隆二年以沂流䡴運勞費始改食顆鹽末鹽煮海則楚州鹽城監歲煮四十一萬七千餘石通州豐利監四十八萬九千餘石泰州海陵監如皐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給本州及淮南之廬和舒蘄黄州無為軍江南之江寧府宣洪袁吉筠江池太平饒信歙撫州廣德臨江軍兩浙之常潤湖睦州荊湖之江陵府安復潭鼎鄂岳

衡永州漢陽軍廬和舒蘄黄州漢陽軍舊通商太平興國二年始令官賣信歙舊食兩浙鹽後改馬江浙舊皆禁九年鹽鐵使王明請開禁計歲賣鹽錢五十三萬五千餘貫二十八萬七千餘貫給鹽與民隨稅收其錢二十四萬餘貫商人販易收其算雍熙二年六月依舊禁止　海州板浦惠澤洛要三塲歲煮四十七萬七千餘石漣水軍海口塲十一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軍及京東之徐州淮南之光壽濠泗州兩浙之杭蘇湖常潤州江陰軍窰州濤洛塲歲煮三萬二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沂濰州杭州塲歲煮七萬七千餘石明州昌國東西監三十萬一千餘石秀州

場二十萬八千餘石温州天富南北監密鸚永嘉二場七萬四千餘石台州黄巖監一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越處衢婺州越州舊有鹽潤監歲煮三千餘石後罷福州長清場歲煮五百一萬五千餘斤以給福建路初得福建即禁鹽太平興國八年開其禁後復禁之建劒汀嘗食兩浙鹽後改就本路廣州東莞靜安等十三場歲煮二萬四千餘石以給本州及封康英韶端潮連賀恩新惠梅循南雄州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軍舊潮州有松口等四場歲煮以給本州及梅循二州雍熙四年廢廉州白石石康二場歲煮一

百五十萬斤以給本州及容白欽化蒙龔藤象宜柳邕潯貴賓梧橫南儀鬱林州又高竇春雷融瓊崖儋萬安州各煮以給本州無定額大率煮海有亭戶鹽丁鬻於官或折租稅亦有役軍士定課煮者通泰亭戶每一石并耗三石給錢五百文以布帛茶米充直民甚苦之開寶七年始詔並給實錢初平嶺南令民煮鹽以百一十斤為石給錢二百後廉州言鹽田荒穢民新鋤治舊鹽課月八石至三石凡五等不能充其數望差減之詔蠲其半又有濱州場歲煮二萬一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棣祁州雜支并京東之青淄齊州舊濱棣二州禁榷雍熙二年令通商煮井者益州路

則陵井監及二十八井歲煮一百十四萬五千餘斤乾德五年偽蜀知陵井監任元吉始請鑿五井煮鹽是歲得八十萬斤擢元吉永清令是後寖增其數綿州二十四萬餘斤卭州九井二百五十萬斤眉州一井一萬餘斤簡州十九井二十七萬斤嘉州十五井五萬九千餘斤雅州一井一千六百餘斤漢州一井五百餘斤梓州路則梓州一百四十八井三百六十六萬餘斤資州九十四井六十四萬二千餘斤遂州三十五井四十一萬六千餘斤果州四十三井十四萬六千餘斤普州

三十八井二十二萬九千餘斤昌州八井四萬餘斤瀘州淯井監及五井七十八萬三千餘斤富順監十四井一百一十七萬三千餘斤利州路則閬州一百二十九井六十一萬餘斤夔州路則夔州永安監十一萬七千餘斤忠州五井五十一萬三千餘斤達州三井十九萬餘斤萬州五井二十萬九千餘斤黔州四井二十九萬七千斤開州一井二十萬四千斤雲安軍雲安監及一井八十一萬四千餘斤大寧監一井一百九十五萬餘

斤以各給本路監則官掌井則土民幹鬻如數輸課聽往旁境販賣唯不得出川峽川峽鹽初承偽制官鬻之開寶七年詔斤十錢又令幹鬻其羨利者但輸十之九太平興國三年右拾遺郭泌上言劍南諸州官糶鹽斤為錢七十鹽井濬深煮鹽極苦樵薪益貴輦置彌艱加以風水之虞或至漂喪而豪民黠吏相與為姦賤糴於官貴糶於民至有斤獲錢數百者有司虧失歲額而民間不得賤鹽望稍增舊價為百五十文則豪猾無以規利民有望以給食矣從之有司言昌州歲收虛額鹽萬八千五百餘斤乃開寶中知州李佩率意掊斂以希課最廢諸井薪錢於歲額外課部民煮鹽民不習其事甚以為苦至破産不能償其數多流移入他部而積年之征不可遽免欲均於諸州作兩稅草估錢米以輸官詔悉除之其舊額二萬七千六十斤即令井戶煮馬端拱元年七月以西川食鹽不

足許商人販階文州青白鹽陜路井鹽永康軍崖鹽入川勿收算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詔瀘州南井竈戶過正至寒食各給假三日所收日額仍與除放三年正月減瀘州淯井監課鹽三之一煮鹵者幷州永利監本名河東榷鹽院咸平四年改名歲煮十二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忻代石嵐憲遼澤潞麟府州威勝嵐火山平定寧化保德軍許商人販賣如川峽之制凡顆末鹽皆以五斤為斗顆鹽賣價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末鹽賣價每斤自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開寶初嘗詔諸州賣鹽斤六十錢者減為五十四十者為三十後顆鹽減至四十四九年又減四錢太平興國初新

禁榷之地以轉送由遠又有增顆鹽至五十末鹽至四十錢處至道二年楊允恭等復請定和州無為軍斤三十六舒廬州加二錢蘄黄濠壽州又加二錢安復州又加二錢止於四十四錢至道末賣顆鹽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末鹽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貫

凡禁榷之地官立標識候望以曉民其顆鹽通商之地

京西則蔡襄鄧隨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陽軍陝西則

京兆鳳翔府同華耀乾商涇原邠寧儀渭鄜坊丹延環

慶秦隴鳳階成州保安鎮戎軍舊緣邊諸州兼食烏白池之青白鹽淳化三年

陝西轉運鄭文寶以李繼遷叛逆請禁止之許商人販解池鹽可以資國計詔可自陜以西收私市者抵死其

後戎人之食復商販解鹽利薄多取他徑趣唐鄧以邀善價吏不能禁關隴民無鹽食四年八月除其禁咸平中有請官運解鹽就邊州置吏鬻之命度支使梁鼎馳往經畫度支員外郎李士衡上言輦運勞民非便請行解鹽通商從之而以舊榷年額錢分配諸州隨稅輸納景德三年士衡又言京兆同華耀錢額多請減十之二詔悉除之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北者蔡襄等州及安復商州商蔡食解鹽餘食海鹽並官賣後以舊通商太平興國初令運路不通復許通商唯安復則禁之末鹽通商之地京東則登萊州河北則大名真定府貝冀相衞邢洺深趙滄磁德博棣祁定保瀛莫雄霸州德清通利永靜乾寧定遠保定廣信安肅永定軍河北舊禁鹽建隆四年始令邢洺磁鎮冀趙六州城

外二十里通行鹽商開寶三年悉罷榷官收其算斤一錢往賣者倍之舊榷利錢均賦城郭居民及門戶形要戶隨夏秋輸之亦差減舊數

五代時鹽法太峻建隆二年始定官鹽闌入禁法貿易至十斤煮鹻至三斤乃坐死民所受蠶鹽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徒三年增闌入三十斤煮鹻至十斤坐死蠶鹽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裁自後每詔優寛至太平興國二年乃詔闌入至二百斤以上煮鹻及主吏盜販至百斤以上蠶鹽入城市五百斤以上並黥面送闕下

止齋陳氏曰國初鹽筴只聽州縣給賣歳以所入課利申省而轉運司操其贏以佐一路之費初未有客鈔也雍熙二年三月令河東北商人如要折博茶鹽令所在納銀赴京請領交引蓋邊郡入納算請始見於此端拱二年十月置折中倉令商人入中斛斗給茶鹽鈔蓋在京入中斛斗算請始見於此天聖七年令商人於在京榷貨務入納錢銀算請末鹽蓋在京入納見錢算請始見於此而解

鹽筭請始天聖八年福建廣東鹽筭請始景祐二年京師歲入見錢至二百二十萬諸路斛斗至十萬石見是年八月淮南江浙荆湖福建等路提舉鹽事朱某奏祖宗之意慮客鈔行而州縣之鹽不足則為之限制至道二年二月敕江浙淮南官賣鹽並赴永豐鹽城監般請其海陵監廕副客人至解鹽則以唐鄧商均等十一州為在京入納金銀交引地分永興鳳翔等二十五州為陜西入納糧草交引地分可謂詳密矣熈豐新法增長鹽價福建路祖額賣鹽收到二十七萬三百餘貫自推行鹽法於元豐二年收到四十六萬五千三百餘貫三年收六十萬餘貫見轉運司賈青奏河北路自元豐七年正月推行

鹽法至十一月終收鹽息錢二十六萬五千貫充便糴司糴本見元豐八年四月六日勑可以畧見當時鹽課於是河北復官鹽而廣鹽亦通入江湖置便糴司以所封樁諸路增剩鹽利錢充糴本元祐裁損剩數且罷封樁三年令任公裕裁定增損九路鹽價未幾復新法紹聖三年二月江湖淮浙六路通算鈔引見錢充足元祐八年年額外有增收到五分入朝廷封樁五分轉運司元符元年九月令福建准此崇寧元年二月勑鹽鈔每一百貫於在

京入納九十五貫於請鹽處納充鹽本其紹聖三年五分指揮不行自二年十二月行法至三年十一月在京已及一千二百餘萬貫遂盡罷諸路官以鹽鈔每百貫撥一貫與轉運司於是東南官賣與西北折博之利盡歸京師而州縣之橫斂起矣

開寶七年詔三司校諸州鹽麴市征課而殿最之令諸州知州通判官兵馬都監縣令所掌鹽麴及市征地課等並親臨之月具籍供三司秩滿較其殿最

欺隱者置於法募告者賞錢三十萬

止齋陳氏曰太平興國以後雖有比較歲入增虧酬奬之法而累朝多不果行至景德以後且有諸鹽塲監受課出剩不得理為勞績嘉祐赦文又申嚴希求恩賞苛阻商旅之禁至熙寧五年始令逐年轉運司每歲比較州縣鹽酒課利最多最少者兩處開坐增虧及知通令尉名銜聞奏當行賞罰合黜者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雍熙四年禁代州寳興軍等處民私市北虜骨堆渡及桃山鹽犯者論罪有差

雍熙後以用兵乏饋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荆湖給以顆末鹽

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茶鹽

咸平四年十月祕書丞直史館孫冕上言曰茶鹽之制利害相須若或江南荆湖通商賣鹽縁邊折中糧

草在京納金銀錢帛則公私皆便為利實多今若便放行即南中州軍且令官賣商人既已入中候其換易交引往至亭場川路脩遐風波阻滯計須二年以上方到江潭未即閒官賣鹽課已倍獲利入縱其坌集稍侵官賣之額然以增補虧於官無損緣邊入中又委輸愈多況三路官賣舊額止百三十萬貫臣計在北所入已多在南所虧至少舊額錢數必甚增盈其淮南禁鹽有長江之限但嚴切警廵明立賞罰則

官賣鹽課必不虧懸設使淮南因江南荆湖通商之

後官吏怠慢或至年額稍虧則國家以折中糧草贍

得邊兵以中納金銀實之官庫且免和雇車乘差擾

户民冒涉凛寒經歷遐遠借加荆湖運錢萬貫淮南

運米千石地里脚力送至窮邊則官費民勞何啻數

倍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其事恕等上議曰江湖之

地素來官自賣鹽禁絶私商良亦有以蓋由近煮海

之地自犯禁之人官得緡錢頗資經費且江湖之壤

租賦之中穀帛雖多錢刀蓋寡每歲買茶入榷市銅鑄錢準糧斛以益運輸平金銀以充貢入乃至京師便易南土支還贍用之名實籍鹽錢佽助居常度費猶或闕供今若悉許通商則必頓無儲擬未有別錢備用鹽法詎可更張且變制改圖事非細故若罷官鹽任賣則又私商不行即令任賣官鹽立乏一年課額況行商算晝必務十全豈有江湖官猶賣鹽邊塞私肯入粟假令敢入私物獲請官鹽首初運到江湖

必須官私競貿既而官價高大私價低平多糴商鹽則官鹽不售並依官價則私價太高公私兩途矛盾不已則官利失而私商困矣況不即住賣而望商人入中藁粟者未之有也既入中藁粟而望課利不虧者亦未之有也向者淮南通商亦於邊上折中一歲之内入數甚微糧則不及萬鍾草則多無一束近者陜西鹽法亦令納秸資邊一年之間數亦無幾全亡實驗但有虚名江湖若放通商淮南亦須撤禁三處

既私商雜榷兩浙必官鹽流離透漏侵淫禁不可止
乍變易則江湖為首終紊亂則淮浙相兼大失公儲
莫救邊備若以施之於今日竊恐未為叶宜也詔從
之
榷礬者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成三年度支
奏罷之以礬山歸州縣五代以來翻務置官吏宋朝之
制白礬出晉慈坊州無為軍汾州之靈石縣無為軍場曰崑山自
大中祥符元年後以僣積頗多權罷煮造靈石場至道
初廢景德元年復置大中祥符八年又廢其礬徙就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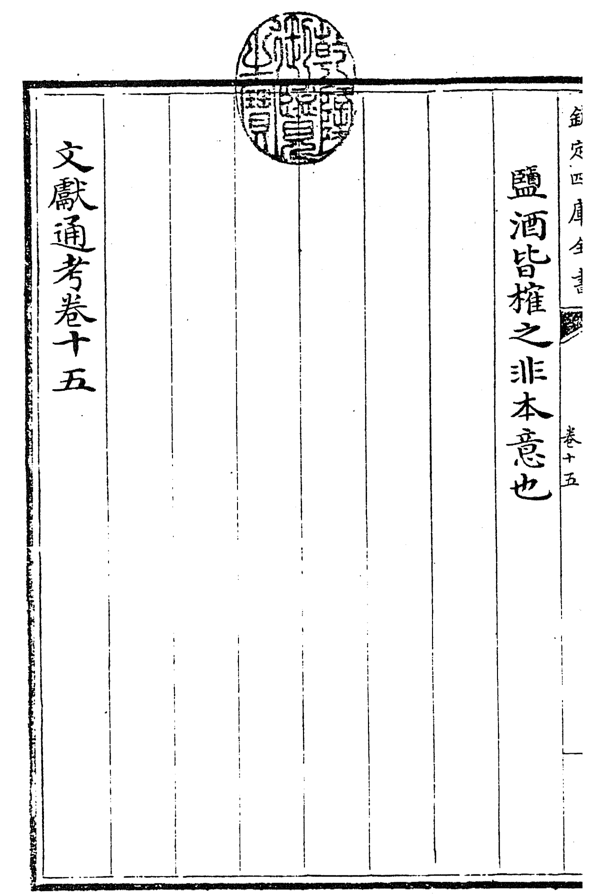
(州慈州場曰芥泉)緑礬出慈隰州池州之銅陵縣(隰州場太祖時以地接河東僞境罷之太平興國八年本州牙吏卜美請募工造鑊煮礬輸官課詔從其請銅陵場雍熙二年廢天禧五年復置又汾州靈石亦有緑礬)各置官典領有鑊户煮造入官市晉汾慈州礬以一百四十斤為一馱給錢六十(給見錢三之二餘準以茶絲)隰州礬馱減三十斤給錢八百賣博白緑礬汾州每馱二十四貫五百慈州又增五百隰州每馱四貫六百皆博賣於人又有散賣者白礬坊州斤八十錢汾州百九十二錢無為軍六十錢緑礬斤七十錢至道中白礬

歲課九十七萬六千斤綠礬四十萬五千餘斤賣錢十七萬餘貫真宗末白礬增二十萬一千餘斤綠礬增二萬三千餘斤賣錢增六萬九千餘貫建隆三年詔禁商人私販幽州礬官司嚴捕沒入之其後定令私販河東幽州礬一兩以上私煮礬三斤及盜官礬至十斤者棄市開寶三年二月增私販至十斤私煮及盜滿五十斤者死餘論罪有差太平興國初以歲鬻不充有司請嚴禁法詔私販化外礬一兩以上及私煮至十斤並如律

論決而再犯者悉配流遠復犯者死淳化元年有司言慈州官礬滯積蓋小民多就山谷僻奧處私煮以侵其利而緑礬價錢不可以晉州礬均法詔如犯私茶論罪

建隆時命晉州制置礬務許商人輸金帛絲綿茶及緡錢官以礬償凡歲增課八十萬貫淳化初有司言國家以見錢酬礬直商客以陳茶入博有利豪商無資國用請今後惟以金銀見錢入博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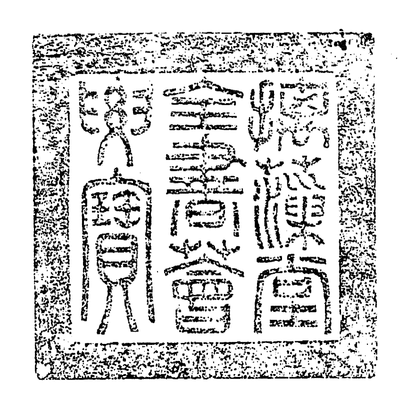
止齋陳氏曰太祖礬禁為契丹北漢設也其後并



鹽酒皆榷之非本意也

文獻通考卷十五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宋維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征榷考三

鹽鐵 礬

仁宗時詔天下茶鹽酒税取一歲中數為額後雖羨益勿增無得抑配人戶苛阻商旅

天聖八年上書者言陝西禁鹽得利微而為害博兩池

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校請聽通商平估以售可寬百姓之力乃詔罷三京二十八軍州榷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自是商賈流行然稅課之入官者頗耗自元昊反聚兵西邊用度不足因詔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錢炭瓦木之屬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賈乘時賕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千錢給鹽一大席為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朝廷

知其弊乃詔復京師榷法凡商人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同華耀河中陜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自禁榷之後量民貲厚薄役令輓車轉致諸郡道路糜費役人竭産不能償往往亡匿關內騷然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誘人入

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踴至數倍歲費京師錢幣不可勝數帑藏愈虛太常博士范祥乃請舊禁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恣不問罷並邊九州軍入中芻粟第令入實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南西鹽第優其估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為南鹽在陝西者為西鹽若簶鹽池則為東鹽總為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受以要劵即池驗劵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詔從之數年滑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民安其業

其後三司言京師商賈罕至則鹽直踴貴請得公私並貿而餘則禁止官鬻皆從之兩池歲役畦戶以解河中陝虢慶成民為之官司旁沿侵剥為苦乃詔三歲一代嘗積逋鹽課至三百三十七萬餘席詔蠲其半中間以積鹽多特罷種鹽一歲或二歲三歲以寛其力其後減畦戶半又稍傭夫代之五州之民得安田里無追逮侵剥之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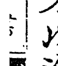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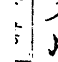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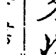
沈氏筆談曰陝西顆鹽舊法官自搬運置務拘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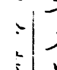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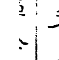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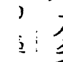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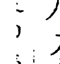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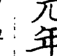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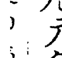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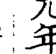
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邉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異日輦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冒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是悉免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陜西轉運司自遣官主之京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斂而不發以長下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有定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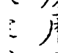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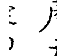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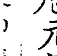
之數年至今以為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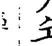
青白鹽出烏白池西羌擅以為利自繼遷叛乃禁毋入塞未幾罷慶歷中元昊納款請歲入十萬石售於縣官諫官孫甫等言輦運疲勞又並邊戶嘗言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解鹽者少雖刑不能禁今若許之則並邊蕃漢盡食羌人所販青鹽不能禁止解鹽利削陝西財用屈矣乃不許其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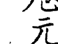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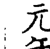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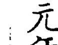
慶歷元年冬以淄濰青齊沂密徐淮陽八州軍仍歲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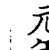














災乃詔弛禁聽人貿易官收其算而罷密登歲課第令戶輸租錢其後鄆兖皆以壤地相接請罷食池鹽得通海鹽收算如淄濰等州許之自是諸州官不貯鹽而歲應授百姓蠶鹽皆罷給然百姓輸蠶鹽錢如故至和中始詔百姓輸錢以十分為率聽減三分云

河北滄濵二州鹽自開寶以來聽人貿易官收其算歲為額錢十五萬緡上封者請禁榷以收其利余靖為諫官言前歲軍興以來河北揀點義勇及諸色科率數年

未得休息臣嘗痛燕薊之地陷虜且百年而民無南顧之思者戎狄之法大率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皇帝特推恩以惠河朔故許通鹽商止令收稅若一旦榷絶價必騰踴民苟懷怨悔將何及伏緣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税地不生五穀惟刮鹻煎之以納二税今若禁止便須逃亡鹽價若高犯者必衆近民怨望非國之福其議遂寢後王拱辰為三司使復建議榷二州鹽下其議魚周詢等以為不可請重算商人可得緡錢

七十餘萬上曰使人頡食貴鹽非朕之意於是三司吏
立榷法而未下張方平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上
曰始議立法非再榷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
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
而弛其禁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
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是為我
歛怨而使虜獲福也虜鹽滋多非用兵不能禁邊隙一
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立以手詔罷之

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會七日以報且刻詔書北京後父老過其下輒流涕

按授人以鹽而徵其錢謂之蠶鹽行之京東諸路免鹽之榷而均諸税謂之兩税鹽錢行之河北皆五代法也及其弊也鹽不給而徵錢如故税已納而禁榷再行蓋誤以二者為經常之賦而不知其源出於鹽也河北之榷方平言之仁皇聽之恵及一道矣獨蠶鹽錢之輸未有能如方平者力言之

至和中僅免其十之三惜哉

東南鹽利視天下為最厚鹽之入官淮南福建斤為錢四兩浙杭秀為錢六温台明亦為錢四廣南為錢五其出視去鹽道里遠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緡錢粟帛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為緡錢一百十四萬會通泰鬻鹽歲損所在貯積無幾因罷入粟帛第令入錢久之積鹽復多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

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砂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配徙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挽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苫覆歲以損耗又亭户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户貧困往往起為盜賊其害如此願得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約售錢

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糜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户五利也瞻國濟民無出於此時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為言即詔翰林侍讀宋綬樞密直學士張若谷知制誥丁度與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議可否皆以為聽通商則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請勅制置司益漕船運至諸路使皆有

二三年之鹽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在通泰楚海真揚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縣鎮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鹽予之并敕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户詔皆施行

景祐二年三司言諸路博易無利遂罷而入錢京師如故

康定元年詔商人入芻粟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予之而河北復出三稅法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錢

然東西鹽利特厚商旅不願受金帛皆願得鹽江湖漕鹽既雜惡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為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無賴之徒盜販者衆捕之急則起為盜賊江淮間雖衣冠士人狃於厚利或以販鹽為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建之汀州與虔接虔鹽既不善汀故不產鹽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既畢往往數十百為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惠梅循廣八州之地所至污人婦女掠人穀

帛與巡捕吏鬬格至殺傷吏卒則起為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而虔州官糶鹽歲纔及百萬斤朝廷以為患職方員外郎黃炳請增近歲所增官估斤為錢四十以虔州十縣五等戶夏秋稅率百錢令糴鹽二斤隨夏稅錢入償官從之然歲纔增糶六十餘萬斤江西提點刑獄蔡挺乃令民首納私藏帶兵械以給巡捕吏兵而令販黃魚籠挾鹽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兵甲自隨者止輸算勿捕淮南既

團新綱漕鹽挺增為十二綱綱二十五艘鏁捉至州乃發輸官有餘則以畀漕舟吏卒官復以半賈取之繇是減侵盜之敝鹽遂差善又損糶價歲課視舊增至三百萬餘斤乃罷炳等所牽糶鹽錢

嘉祐間兩浙轉運使沈立李肅之奏本路鹽課緡錢歲七十九萬嘉祐三年纔及五十三萬而一歲之內私販坐罪者三千九十九人其弊在於官鹽估高私販不止而官課益虧請推官估罷鹽綱令鋪戶衙前自趨山場

取鹽如此則鹽善而估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課必溢
詔從之
皇祐以來屢下詔書命亭戶給官本皆以實錢其售額
外鹽者給粟帛必良逋歲課久者悉蠲之所以存恤之
甚厚而有司罕能承上意焉蜀煮井為鹽者井源或發
或微而責課如故任事者多務增課以為功貽患後人
朝廷切於除民害尤以遠人為意有司上言輒為蠲減
前後不可悉數

鬻鹻為鹽大抵鹻土或厚或薄薄則利微鐺戶破產不能足其課至和初韓琦請戶滿三歲地力盡得自言摘他戶代之明年又詔鐺戶輸歲以分數為率蠲復有差復遇水災又聽得他戶代役百姓便之礬初亦官置務煮之天聖已後聽民自煮官置場售之私售礬禁如私售茶法兩蜀舊亦榷礬天聖間詔弛其禁初晉慈礬募人入金帛茶絲易之其後河東轉運使薛顏請一切入緡錢以助邊糴久之礬積益多復聽入金帛芻粟芻粟

虚估高商人利於入中麟州斗粟直錢百萬估增至三百六十䓶之出官爲錢二萬一千五百纔易粟六石以麟州粟實直較之爲錢六千而䓶一馱已費本錢六千縣官徒有榷䓶之名其實無利嘉祐六年乃罷入芻粟復令入緡錢䓶以百四斤爲一馱入錢京師榷貨務者爲錢十萬七千入錢麟府州者又減三十自是商賈不得專其利矣

神宗熙寧七年中書議陜西鹽鈔大出多虚鈔而鹽益

輕以鈔折兌糧草有虛擡邉糴之患請用西蜀交子法使其數與錢相當可濟緩急詔以內藏錢二百萬緡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請買鹽引又令秦鳳永興鹽鈔歲以百八十萬為額

八年中書又言買鈔本錢有限而出鈔過多則鈔賤而糴貴故出鈔不可無限然入中商人或欲變易見錢而官不為買即為兼并所抑則鈔價賤而邉境有急鈔未免多出故當置鈔以市價平之今當定買兩

路賣賣鹽二百二十萬緡以當用鈔數立額永興軍

遣官買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西鹽鈔又用市

易務賒請法募人賒鈔變易即民間鈔多而滯則送

解池毀之詔從其請然有司給鈔溢額猶視其故

舊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自仁宗時

解鹽通商官不復榷熙寧中市易司始榷開封曹濮等

州八年大理寺丞張景温提舉出賣解鹽於是開封府

界陽武酸棗封丘考城東明白馬中牟陳留長垣胙城

韋城曹濮澶懷濟單解州河中府等州縣皆官自賣未幾復用商人議以唐鄧襄均房商蔡郢隨金晉絳虢陳許汝潁隰州西京信陽軍通商畿縣及澶曹濮懷衛濟單解同華陜河中府南京河陽令提舉解鹽司運鹽賣之

自禁榷之後鹽價既增民不肯買乃課民買官鹽隨其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重賞搆捕私鹽民間騷怨

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

失備乃議所以更之皮公弼沈括等言官賣當罷於是河陽同華解州河中陝府陳留雍丘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鄢陵扶溝太康咸平新鄭聽通商其入不及官賣者官復自賣澶濮濟單曹懷州南京陽武酸棗封丘考城東明白馬長垣胙城韋城九縣官賣如故又詔商鹽入京悉賣之市易務每席無減千民鹽皆買之市易務私與商人為市許告沒其鹽又詔京師置七場買東南鈔市易務計為錢五十九萬三千餘

緡三司闕錢請頗還其鈔令賣之於西買者其三給錢其七準緣邊價給新引庶得民間舊鈔而新引易於變易詔用其議

哲宗元祐元年戸部及陝西制置解鹽司議延慶渭原環鎮戎保安德順等八州軍皆禁榷官自鬻以萬五千五百席為額聽商旅入納於八州軍折博務算給交引一如范祥舊法其出賣到鹽錢以給轉運司糴買從之

徽宗崇寧元年解州賈考南北團池修治畦眼拍磨布

種通得鹽百七十八萬二千七百餘斤州具以聞初解梁之東有大鹽澤綿亘百餘里歲得億萬計自元符元年霖潦池壞至是乃議修復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賀其役内侍王仲千實董之仲千以額課敷溢為功然議者或謂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風須臾成鹽其利則博茍欲溢額不俟風日之便厚灌以水積水而成味苦不適口

沈氏筆談曰解州鹽澤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

水悉注其中未嘗溢大旱未嘗涸滷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謂之蚩尤血唯中間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人其北有堯梢水一謂之巫咸河大滷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鹽唯巫咸水入則鹽不復結故人謂之無鹹河為鹽澤之患築大堤以防之甚於備寇盜原其理盖巫咸乃濁水入滷中則淤澱滷脉鹽遂不成非有他異也

又曰鹽之品至多前史所載夷狄間自有十餘種

中國所出亦不減數十種今公私通行者四種末鹽顆鹽井鹽崖鹽是也唯陜西路顆鹽有定課歲為錢二百三十萬緡自餘盈虛不常大約歲入二千餘萬緡唯末鹽歲自抄三百萬緡供河北邉糴其他皆給本處給費而已縁邉糴買仰給於度支者河北則海末鹽河東陜西則顆鹽及蜀茶為多運鹽之法凡行百里陸運斤四錢船運斤一錢以此為率

祖宗以來行鹽鈔以實西邊其法積鹽於解池積錢於在京榷貨務積鈔於陜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解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斛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於得鈔徑請鹽於解池舊制通行解鹽池甚寬或請錢於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子等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州縣貿易熾盛至為良法崇寧間蔡京始變鹽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産鹽郡授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

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西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衆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大槩常使見行之法售給不通輒復變易名對帶法季年又變對帶為循環循環者已積賣鈔未授鹽復更鈔已更鈔鹽未給復貼輸錢凡三輸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數十萬券一夕廢棄朝為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時有魏伯芻者本三省大胥也蔡京委信之

專主搉貨務政和六年鹽課通及四千萬緡官吏皆進秩七年又以課羡第賞其後伯芻年除歲遷官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既而黨附王黼京惡而黜之伯芻非有心計但與交引戶關通凡商旅算請率尅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納之數務入納數多以昧人主而張虛最初政和再更鹽法伯芻方為蔡京所倚信建言朝廷所以開闔利柄馳走商賈不煩號令億萬之錢輻輳而並至御府須索百司支費歲用之外沛然

有餘則榷鹽之入可謂厚矣頃年鹽法未有一定之制隨時變革以便公私防閑未定姦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後頓絶弊源公私兼利異時一日所收不過二萬緡則已詫其太多今日之納乃常及四五萬貫以歲計之有一郡而客鈔錢及五十餘萬貫者處州是也有一州倉而客人請鹽及四十萬袋者泰州是也新法於今纔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萬貫雖傳記所載貫朽錢流者實未足為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

四千萬貫之數宣付史館以示富國裕民之政小人得時騁志無所顧憚遂至於此於時御府用度日廣課入欲豐申歲較季比之令在職而暫取告其月日皆毋得計折害法者不以官蔭並處極坐微至於鹽袋蒭鹽莫不有禁州縣惟務歲增課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厲七年乃降御筆昨改鹽法立賞至重抑配者衆計口敷及嬰孩廣數下逮馳畜使良民受弊比屋愁歎悉從初令以利百姓三省其申嚴近制改奉

新鈔盖帝意未常不欲審法定令寛濟斯民有司不能將明帝恩故比較已罷而復用鈔劄既免而復行鹽囊增饒而復止一囊之價裁為十一千既又復為三十三千矣民力困以擾賈盜賊滋焉

南鹽　熙寧五年盧秉提點兩浙刑獄仍專提舉鹽事令鹽場約得鹽之多寡而定其分數自六分至十分三竈為一甲而煮鹽地什五其民以相譏察及募酒坊戸願占課額取鹽於官賣之月以錢輸官毋得越所酤地

又嚴捕盜販刑禁苛酷　蹇周輔措置福建鹽以建劒汀邵武官賣鹽價苦高漳泉福興化煮鹽價賤故多盜販賣於貴處請減建劒汀邵武鹽價募上户為鋪户官給劵定月所賣從官場買之如是則民易得鹽盜販不能規厚利　周輔又措置江西鹽法言汀州運路險遠淮鹽至者不能多請罷運淮鹽通搬廣鹽一千萬斤於江西虔州南安軍復均淮鹽六百一十六萬斤於洪吉筠袁撫臨江建昌興國軍以補舊額大率峻剝民被其

害　哲宗即位御史言周輔議江西鹽法掊刻誕謾乃削職貶官

河北鹽　舊不榷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河北陝西並為邊防今陝西榷鹽而河北獨不榷此祖宗一時誤恩請遣使詣海陽及煮小鹽州縣小鹽偽鹽也與兩路轉運司度利害施行而文彦博論其不便詔如舊元豐三年京東轉運李察言南京濟濮曹澶行解鹽餘十有二州行海鹽請用今稅法置買鹽場盡竈戶所煮鹽官自賣

之禁私為市歲收錢二十七萬三千餘緡而息幾半之乃詔以京東法榷之河北自大名府澶恩信安雄霸瀛莫冀等州盡榷賣以增其利　哲宗即位監察御史王岩叟言其不便遂罷河北榷法　紹聖中復之

河東鹽　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東西永利兩監鹽歲課舊額二十五萬餘緡自許商人入中糧草增饒給錢支鹽商人得鈔千錢售價半之縣官陰有所亡坐賈獲利不貲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纔十萬四千餘緡

若計糧草虛估官纔得實錢五萬餘緡視舊虧十之八請如解鹽例募商人入錢請買或官自鬻重私販之禁歲課且大增並邊市糧草一用見錢乃詔官自運鹽鬻於本路知太原府韓絳言其不便請通商乃令商人輸錢於邊給券於東西監請鹽以除加饒折糴之弊仍令商人自占所賣地即官鹽已運至場務者令商人買之加運費

蜀鹽　熙寧中患井鹽不可禁欲盡實私井而運解鹽

以足之修起居注沈括以為不可遂寢　九年劉佐入蜀經度茶事乃歲運解鹽十萬席未幾罷之　崇寧二年川峽利洋興劒蓬閬巴綿漢興元府等州並通行東北鹽　四年梓遂夔綿漢大寧監等鹽仍舊鬻於蜀惟禁侵解池鹽

蠶鹽　熙寧五年京西漕臣陳知儉言蠶鹽畸零非民所願乃罷之第令輸錢　七年復詔開封府界蠶鹽折以糧者三等戶以下許代以錢願輸本色者聽　元祐

初有司言罷所俵蠶鹽而令虛納鹽錢於義未安乃詔舊經蠶鹽處仍舊散斂有司復奏府界京西京東等路用蠶鹽三萬二千五十席預出鹽引募人算請於解鹽司以給用六年徐州淮陽軍仍舊散斂京東及晉絳隰磁州皆罷元符三年重定散蠶鹽給納之限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澶州皆罷初東南歲支蠶鹽即不欲鹽計其數輸價錢六分如京東西之制政和三年處州縣抑民詔罷兩浙淮南支俵其江湖四路下鹽事常平司共

相度聞奏後遂詔淮浙支俵蠶鹽去處依市賣客鹽價例支給價錢俵散依舊來數輸納物帛其丁口鹽錢亦依上件指揮散納　中興後亦不復散鹽而差損民間所納之直

東萊呂氏曰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此鹽之根原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周流於天地間潤下之性無所不在其味作鹹凝而為鹽亦無所不在種類品目甚多世所共知者有

三如出於海出於井出於池三者鹽之尤多世共
知之如青州出於東井幽薊東海嶺南南海皆出
於海劍南西川出於井如河東鹽出於池如解池
鹽之尤著者大畧三種三種之外所出亦多如河
北有鹵地此出於地者如永康軍鹽出於崖此出
於山者又有出於石出於木品類不一大抵鹽生
民之日用不可一日缺者所以天地之間無處不
有自禹貢青州貢鹽絺此海鹽之見於經三代之

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未嘗有禁法自管仲相桓公當時始興鹽筴以奪民利自此後鹽禁方開雖漢興除山澤之禁到武帝時孔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榷至昭帝之世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又桑弘羊反覆論難所以鹽榷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之卒以用度不足復建自此之後雖鹽法有寛有急然禁榷與古今相為終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於是論其作

偏出於管仲計近功淺效奪民利以開鹽禁自此
天下之鹽皆入禁榷論禁榷之利惟是海鹽與解
池之鹽最資國用南方之鹽皆出於海北方之鹽
皆出於池如蜀中井鹽自贍一方之用於大農之
國計不與焉前代鹽法與㝠皆不出於所論今且
論本朝鹽本末本朝就海論之惟是淮鹽最資國
用方其國初鈔鹽未行是時建安軍置鹽倉乃令
真州發運在真州是時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

其倉空船回皆載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寛此南方之鹽其利廣而鹽榷最資國用至道二年十一月西京作坊使楊允恭言淮南十八州軍其九禁鹽餘不禁商人由海上販鹽官倍數而取之至禁鹽地則上下其價民利商鹽之賤故販者益衆至有持兵器往來為盜者且行法宜一今請悉禁官遣吏主之詔知制誥張秉與鹽鐵使陳恕等㑹議恕言其不可允恭再三為請乃從之是嵗收利巨萬解池之鹽朝廷専置使以領之北方之鹽盡出於解池大中祥符九年陝西轉運副使張象中言安邑解縣貯鹽三千二百七十六巻計三億八千八百八十萬八千九百二十八斤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

一千八十貫切慮遺利望行條目帝曰地財之阜此亦至矣若過求增羡慮有時而闕不可許也

當時南方之鹽全在海北方全在解池然而南方之鹽管得其人則其害少唯北方解池之鹽有契丹西夏之鹽嘗相參雜奪解池之利所以本朝議論最詳大抵解池之鹽味不及西夏西夏優而解池劣價直西北之鹽又賤所以沿邉多盜販二國鹽以奪解池所以國家常措置關防西夏常護視入中國界大抵南方所出是海鹽自漢以來海鹽

井鹽用煎熬之制皆烹煉然後成兩處之鹽必資人力如解池之鹽大抵耕種疏為畦壠決水灌其間必俟南風起此鹽遂熟風一夜起水一夜結成鹽所以北方皆坐食鹽如南風不起則課利遂失夫海鹽井鹽全資於人解池之鹽全資於天而人不與至徽宗時如兩浙之鹽多有變更自蔡京秉政費轉搬倉之法使商賈入納於官自此為鈔鹽法請鈔於京師商賈運於四方有長引短引限以

時日各適所適之地遠近以為差蔡京專利罔民所以鹽法數十日一變鹽法既變則鈔鹽亦不可用商賈既納錢之後鈔皆不用所以商賈折閲甚多此海鹽之一變也解鹽之變縁徽廟初雨水不常圍塹不密守者護視不固為外水參雜雨水不常外水瀰滿流入解池不復成鹽此所以數年大失課利後大與傜役盡車出外水漸可再復此是解鹽之一變也若論禁榷之利天下之鹽固皆禁

搉惟是河北之鹽自安史亂河北一路緣藩鎮據有河北鹽後本朝因而以鹽定稅所以河北一路鹽無禁搉唐志自兵興河北鹽羇縻而已至皇甫鎛奏置搉鹽使如江淮搉法犯禁者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罷搉鹽國朝會要開寶三年四月詔河北諸州鹽法並許通行量收稅錢每斤過稅一文住賣二文隱而不稅悉沒官以其半給捕人定賞仁宗時議者要禁搉仁宗不肯神宗時荆公章惇亦欲禁搉神宗亦不許自後章惇為相方始行禁搉犯刑禁者甚多盜賊滋起河北所以不可禁搉兼河北

之鹽又與其他不同如井鹽官司只纔一井故井鹽可榷如解池之鹽毫釐封守亦可禁榷海鹽亦待煎起爐非一旦所成官司及時禁察亦可禁榷惟河北鹽是鹵地其地甚廣非如井池可以為墻圍籬塹封守又卻纔煎便成非如海鹽必待煎煮可以禁察所以最易得犯禁自章惇禁榷河北一到靖康之末盜賊愈多河北風俗慓悍鹽又易成小人圖利所以不體朝廷之法遂輕來相犯鹽大

畧如此然推大綱論之鹽固是三代以前與民共之若就後世不得已彼善於此論之取諸山澤不猶勝取之於民蓋所謂興販煎鹽皆非地著之人因而取之必寛民力本之民力然而取之欲寛不盡其利則鹽可以公行若迫而取之必有官刑此見小者必至於失大而鹽法之弊所以不可施行也與

自熙寧初始變礬法歲課所入元年為錢三萬六千四

百緡有畸並增者五歲乃取熙寧六年中數定以一十八萬三千一百緡有畸為新額至元豐六年課增至三十二萬七千九百緡而無為軍礬聽民自鬻官置場售之歲課一百五十萬斤用本錢萬八千緡自治平至元祐數無增損　初熙寧間東南九路官自賣礬發運司總領焉元祐初通商紹聖復熙寧之制大觀元年定河北河東礬額各二十四萬緡淮南九萬緡復罷官賣聽客販政和初以虧損額數於是復官賣罷客販如舊制

高宗建炎初淮浙亭戸官給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算請五十斤為一石六石為一袋輸鈔錢十八千又詔運司勿得將鹽本錢支給他用

紹興元年詔臨安府秀州亭戸合給二税依皇祐専法計納鹽貨以亭戸皆煎鹽為生未嘗墾田故也　二年詔淮浙鹽每商人每袋貼納通貨錢三千已算請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陳如私鹽律　十一月詔淮浙鹽場所出鹽以十分為率四分支今降指揮以後文鈔

二分支今年九月以後文鈔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交鈔先是吕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令商人貼納錢至是復以分數如對帶法於是始加嚴察矣　三月詔鹽場官煎賣鹽比祖額增者推賞　四年詔淮浙鹽每袋增貼納錢三貫文並計綱赴行在尋命廣鹽亦如之九月以入納遲細減所添錢然自建炎三年改鈔法紹興三年九月又改十一月又改今年正月又改及令所改凡五變而建炎舊鈔支發未絕乃命以資次前後從上并

支馬

六年趙鼎奏久不變法建康日納鹽錢甚盛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

孝宗乾道六年戶部侍郎葉衡奏今日財賦之源煮海之利居其半然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者皆私販之害也且以淮東二浙鹽貨出入之數言之論鹽額則淮東之數多於兩浙五之一以去歲賣鹽所得錢數論之淮東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竈之多寡論之兩浙反多

淮東之三蓋二浙無非私販故也乞委官分路措置

十三年臣僚言總轄權制亭竈刻剝本錢却縱亭戶私

煎盜賣詔淮浙場見差總轄並罷

朝野雜記曰淮浙鹽額最多者泰州歲產鹽一百

六十一萬石嘉興八十一萬石通州七十八萬石

慶元三十九萬石淮浙鹽一場十竈每竈晝夜煎

鹽六盤一盤三百斤遇雨則停淳熙末議者謂總

轄甲頭權制亭竈兜請本錢恣行刻剝慍其赴愬

縱令私煎且如一日雨乃妄作三日申若一季之間十日雨則一場私鹽三十六萬斤矣而又有所謂鑊子鹽亭戶小火一竈之下無慮二十家家皆有鑊一家通夜必煎兩鑊得鹽六十斤十竈二百家以一季計之則鑊子鹽又百餘萬斤矣一場之數已如此諸路可知十三年九月巳未遂罷總轄令亭戶自請本錢焉

寧宗慶元元年二月詔循環鹽鈔住罷將增剩鈔名改

作五支文鈔給算與日前已投在倉通理資次支散以
淮東提舉陳損之言循環增剩兩等文鈔據客人稱循
環鈔多有弊盖自宣和間客人先買一鈔却更重買一
鈔其先鈔號為舊鈔而重買謂之新鈔舊鈔可以攙支
重買復為舊鈔如此循環實商賈之利也乞截日住罷
只用一色增剩鈔支請於是富商巨賈有損為貧民者
矣嘉泰四年十二月詔支客鹽並以舊鈔七分新鈔三
分以舊鈔理資矣

開禧以後節次有繳納舊鈔換新鈔指揮不一唐乾元初第五琦為鹽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纔四十萬緡至大歷末增至六百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宋朝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二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為錢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

右中興四朝食貨志言紹興間一州鹽利過唐時

舉天下之數其說固然矣然考之唐史則至德間鹽每斗十錢而已至第五琦變鹽法而十倍其榷然不過每斗為錢一百一十而建炎初商人賈鈔計鹽六石為一袋至輸錢十八千繼而每袋又增貼納錢三千則其時鹽價比之第五琦所榷已是三倍有餘而至德之價則又懸絶矣盖鹽直比唐則愈貴緡錢比唐則愈輕所以其數之多如此要亦未可全歸之征利之苛也

閩廣之鹽自祖宗以來漕司官般官賣以給司存建炎間淮浙之商不通而閩廣之鈔法行未幾淮浙之商既通而閩廣之鈔法遂罷然舊法閩之上四州曰建劒汀部行官賣鹽法閩之下四州曰福泉漳化行產鹽法隨稅納鹽官賣之法既弊產鹽之法亦弊鈔法一行弊若可革而民俗又有不便故當時轉運提舉司申乞上四州依上項指揮下四州且令從舊及鈔法既罷歲令漕司認鈔錢二十萬緡納行在所榷茶務自後或減或增卒

為二十二萬緡紹興三年詔推免五萬貫五年依舊認二十萬十二年詔添十萬計三十萬二十七年特減八萬為二十二萬

上四州用鈔法以私販多鈔額隨即停鈔法仍係官賣

下四州隨產納鹽而州縣苛取每產一文以上至二十文皆納鹽五斤而胥吏交納錢數又倍之嘉定間臣僚奏乞行下將產二十文以下合納鹽五斤者並行蠲免從之

二廣之鹽皆屬於漕司量諸州歲用而給之鹽然廣東之俗富猶可通商廣西之地廣漠而彫瘁食鹽有限商賈難行況自東廣而出乘大水而無灘磧其勢甚易自西廣而出水小多灘磧其勢甚難是廣西之鹽不得與廣東比倫也建炎末鬻鈔未幾復止然官般客鈔亦屢有更革東西兩漕屢有分合　紹興八年詔廣西鹽歲以十分為率二分令欽廉雷化州官賣餘八分行鈔法又詔廣東鹽九分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廣南土曠

民貧賦入不給故漕司鬻鹽以其息什四為州用可以粗給而民無加賦若客鈔旣行州縣必致闕乏

孝宗乾道四年罷鹽鈔令廣西漕司自認鈔錢二十萬其後再行鈔法而州縣閒卒以鈔抑售於民其害甚於官般乃詔官賣如故

蜀鹽有隆州之仙井邛州之蒲江榮州之公井大寧富順之井監西和州之鹽官長寧州之淯井皆大井也若隆榮等十七州則皆卓筒小井而已自祖宗以來皆民

間自煮之成都潼川利路自元豐間歲輸課利錢銀絹總為八十萬緡比軍興所輸已增數倍矣然井有耗淡而鹽不成者官司慮減課額不肯相驗封閉　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德音令逐路漕臣躬親按視紹興二年九月四川總領趙開初變鹽法倣大觀法置合同場收引税錢大抵與茶法相類而嚴密過之每斤輸引錢二十有五土産税及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税錢七分住税一錢有半每引別輸提勘錢六十其後又增貼納等

錢凡四川四千九百餘井歲產鹽約六千餘萬斤引法初行每百斤為一擔又增十斤勿算以優之其後遞增至四百餘萬緡二十九年十二月詔減西和州賣鹽直之半先是州之鹽官井歲產鹽七十餘萬斤半為官吏柴茆之費半鬻於西和成鳳州歲得錢七萬緡為西和州鑄錢本鹽多地狹每斤為直四百民甚苦之故有是命

初趙開之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錢請引井戶但如額

煮鹽赴官輸土産稅而已其後鹹脉有盈縮月額有登耗官以虛鈔赴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大壞井戶既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與之每擔有增及百六十斤者又逃廢絶没之井許人增額承認小民利於得井每界遞增鹽課加多而不可售公私皆病紹熙間楊輔為總計遣官覈去虛額栈閉廢井申嚴合同場法

文獻通考卷十六